

父母的爱情

□吴松山

听父亲说,他和母亲的认识颇有些戏剧性。有一天,父亲骑自行车不小心把母亲撞了

不解的缘分,让父亲他乡遇母亲。父亲是广东人,他想不到会独自一人来到山东工作;母亲是山东人,更是想不到她会千里迢迢来到广东生活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父亲在广州读高中,本可继续深造,因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,改变了他的计划。从小梦想当作家的父亲投笔从戎,来到东北某空军基地任文化教员。不久转业到山东海阳县农业局工作。

到了谈婚的年龄,不少好心人张罗给父亲介绍对象,父亲都以工作忙为由婉拒。听父亲说,他和母亲的认识颇有

些戏剧性。有一天,父亲骑自行车不小心把母亲撞了。父亲赶紧送母亲去医院检查。一来二去,他们相爱了。

在亲朋好友见证下,父亲和母亲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他们为爱情而盟誓:一生一世永不分离!

然而牵手的甜蜜是短暂的,分手的痛苦却深深地刻在母亲的心头。为了照顾远在千里之外的婆婆,也为了让长期在基层蹲点的父亲无后顾之忧。婚后不到四年,母亲带着年仅3岁的我毅然南下,与素未谋面的婆婆一起生活。从此,她与父亲天各一方。

坐上南下的列车,看着车

窗外的景色,母亲一脸凝重。面对未来人生中诸多的不确定,内心惶然。与强势的婆婆如何相处,如何克服语言障碍,如何克服水土不服,这些都是母亲必须面对的挑战。经过一番磨合,婆媳和睦相处,母亲能说一句流利的客家话。但水土不服留下的病根,却成了母亲心头挥之不去的痛。

父亲回家过春节,让我感受到了团聚的喜悦。对母亲而言,春节是她和父亲的七夕节,但有时他们一年还见不到一次。

夜晚,母亲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她是想借这个故事排遣对父亲的思念之苦。因

为这个故事,我喜欢仰望天空。每当七夕节来临,面对浩瀚的星空,我的内心充满希冀,期望父亲能回到母亲身边。

母亲在思念中送走了一个漫长黑夜。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;晚上回到家做家务,辅导我们做作业,给婆婆打洗脚水。等到我们上床睡觉时,她便趴在煤油灯下给父亲写信,寄托思念之情。

历经十年的离别之苦,父亲因病于1974年提前退休。此时的父亲身患哮喘,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。面对家务活,父亲有心无力。父亲身体每况愈下,他提前布局,把重心转移到对子女的学习教育

上。受读书无用论影响,母亲不理解。父亲对母亲说:“我时日无多,把子女培养好,将来他们才有能力孝顺你。”

父亲的执着与坚守,换来回报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们兄妹三人顺利考上大中专院校。按照约定,我们每个月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资给母亲,兑现了父亲对母亲的承诺。但在我们有能力孝顺他们时,父亲却于1994年夏的一个晚上因病辞世,生命永远定格在61岁。

醉过才知酒浓,爱过方知情重。透过父母爱情,让我看到流逝岁月如何变迁,时光如何流逝,唯有真爱可以穿越时空……

先生是研讨会的主事,竟然甘于接受如此差使,委实让我大吃一惊

忆郑定欧先生

□谭步云

7月7日上午十点多,兴泉博士给我打电话说:“谭老师,郑先生走了,您知道吗?”太突然了!犹如挨了一记闷棍,我顿时懵了,完全没反应过来,大约过了七八秒,才回道:“怎么会呢?去年还跟他吃过饭呀!”

——去年三月间,承蒙兴泉博士安排,彭小川、方小燕两位教授与先生把酒言欢,我也叨陪末座。大概已有十几年没见过先生,先生略显苍老,毕竟已是过八十的人了。不过,先生依然精神矍铄,能吃能喝,仍是那样的谈锋甚健:何为好酒,如何喝酒。话题自然也涉及他正在做或准备做的研究。滔滔不绝,妙语连珠,让我等受益匪浅。绝对没想到,这顿饭竟成永诀。

和兴泉博士通过电话不久,晴空突降暴雨,经久不息。不禁悲从中来,吟成一绝:“予未泣时天已泣,尘寰湿尽瑶台湿。尊前问道酒犹温,遽尔骑鲸何太急!”刹那间,和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浮现眼前。

其实先生和我算不上过从甚密。我的本行是古文字学,与先生所研究的语言学、方言学距离有点儿远。我旁及粤语研究,起初仅仅局限于文字词汇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同窗好友陆路任《广州研究》。该杂志有个“粤语语汇”的补白专栏,承陆兄关照,我曾在这个专栏发过若干豆腐块文字,仅此而已。之所以有幸结识先生,并步入粤语研究的学术圈,完全拜托李星桥(新魁)老师的鼓励和提携。大约是1993年的某一天吧,李老师跟我说:“步云啊,你是广州人,又是研究语言文字的,不作粤语的研究实在可惜。郑定欧先生主持‘今日粤语’的教学和教研,不久要在中山大学开第二次研讨会,主要探讨粤语语法。你也来参加吧。”

会后很久才知道,每次“今日粤语”研讨会的费用全都是先生自个儿支付的。据说达十万之巨。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。不由让我想起了吾粤先贤温谦山(汝能)卖掉自家田产辑集刊印《粤东诗海》《粤东文海》的故实。

那天天气有点儿热,不记得是谁了,对先生说:“老细,我哋要食雪糕。”酒店培训中心尽管提供餐饮,却也不卖冰激淋。先生二话不说便走出门去,过了好一会儿,汗淋淋乐呵呵地捧回来一大盒冰激淋。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买到的。先生是研讨会的主事,竟然甘于接受如此差使,委实让我大吃一惊:这样的学术大咖,到哪儿去找啊。

也就是在这次研讨会期间,我腆着脸向先生讨要他编著的港版《广州话研究论著索引》。先生并没有马上应承。可第三次研讨会召开,先生就把书给我带来了。当时乃至后来都没想起请先生题签,倒成了我终生的遗憾。正是先生的这部著作,让我得以按图索骥,系统地研读了一系列的粤语研究著述,算是迈过那道门坎了。

先生一辈子耽于学术和美酒,和我的蒙师两乡楼夫子毕生纵情诗酒有点儿相像,皆可目为性情中人。大凡性情中人必多同道朋友。我仿佛看见,天国里的他们一手持杯,一手执卷,正和一同好切磋论道,好像并未远我们而去。

如今的许多年轻人不知道碾米是怎么回事,以为白花花的大米天生就是这个样子

碾米

□王元

如今的许多年轻人不知道碾米是怎么回事,以为白花花的大米天生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也难怪,他们在超市、农贸市场、米铺看到的大米就是那样的。因为现今的许多人没有务过农,不知道大米是经过播种、浇灌、施肥、除草、收割、日晒、加工等诸多工序之后才变成现在的样子,无法体会到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。其实在以前仅碾米这个加工环节就很不简单。

碾米,即把金黄色稻谷脱壳变成白花花的大米的过程,在不少农村曾是一项强体力劳动。

当时农村用来碾米的都是最原始的工具,包括初步脱壳的舂,进一步脱壳的脚踏石臼、吹去谷糠的风柜、筛选沙粒的簸箕等,整个过程耗时费力,碾两担米往往需要一天时间,男女老少齐参与,十分累人。

碾米那天,仿佛一场战斗。先是女人擦洗各种工具,男人负责挑来两担稻谷,搬来大风柜,准备就绪后开始碾米。把稻谷分批次倒进初步脱壳的舂,男人负责推转。推舂可是重活,体力不支的人推一会儿就推不动了。体力强支的人能一口气推上半个小时,但也汗流浃背,气喘吁吁。连续干上半天,第二天多数人都会觉得腰酸背痛,没有力气再干活。

好不容易把两担稻谷进行初步脱壳,人已累得不成样子,接下来要换成用脚踏石臼进一步脱壳,因为再用舂脱壳就会把米碾碎了。此时往往会换家庭主妇上场,在这种家务劳动中常常都表现出女人的天赋和忍耐力,男人干不了太长时间就喊累了,剩下的活就靠女人、老人甚至小孩来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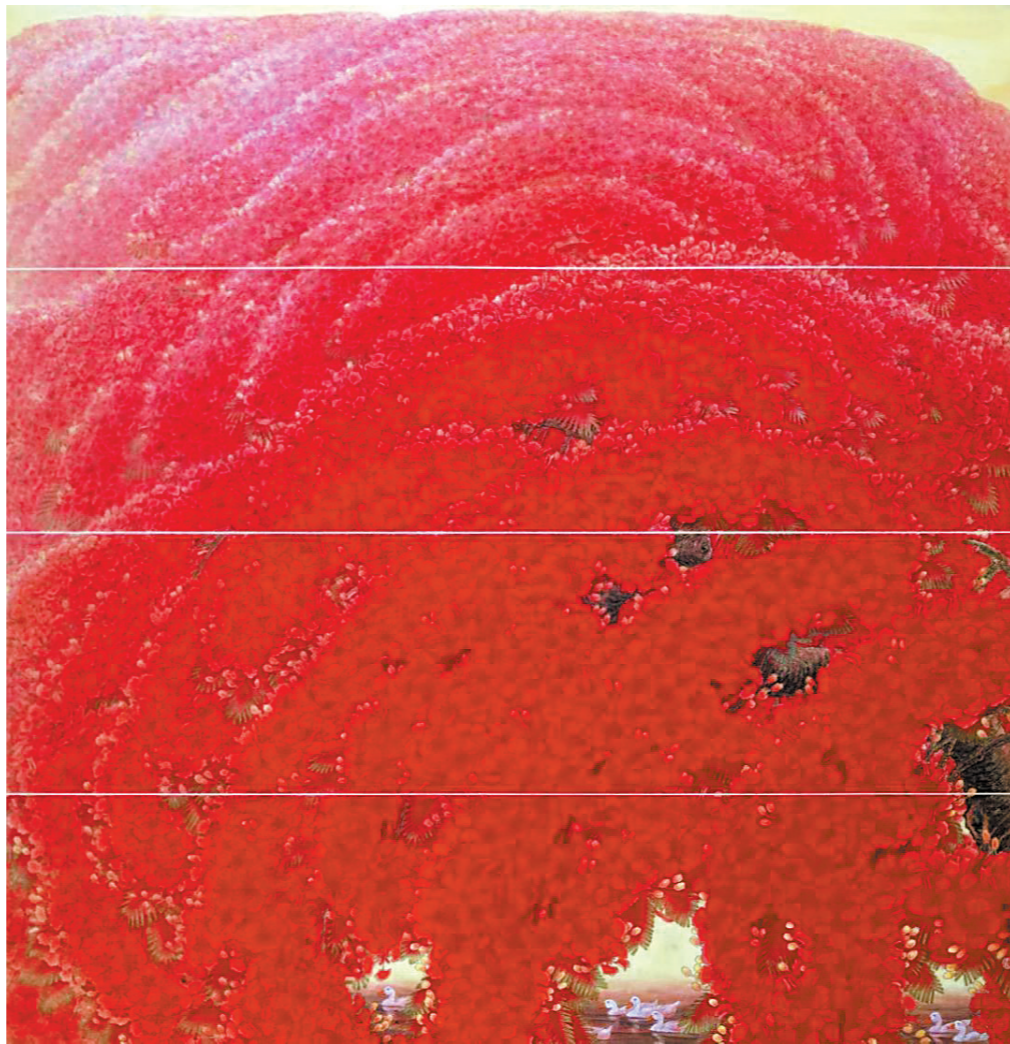
脚踏石臼不用太大力,老人和小孩也能踩得动,只是时间长了同

好邻居们带来了新鲜的文化体验,同时也扩大了书吧的影响力。除了上述活动,他们还有一系列其它富有创意的做法。比如,开创了“周末酒吧剧”,邀请深圳大学表演系的同学过来表演短剧。再比如,在民间DV艺术刚刚兴起之时,书吧就邀约当时的年轻艺术家们策划了一系列展览活动,诸如DV摄影节、DV下午茶等,一时风生水起,难能可贵。

不得不,若干年来,书吧的种种努力,已经成为街坊四邻乃至许多深圳文化人的集体记忆。有人笑谈:“深圳的文化人,不在‘物质生活’,就是在去‘物质生活’的路上!”

“物质生活书吧”的创办者晓女士原籍贵州,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,曾在广播电台工作,并主持过两档节目《心夜航班》和《用声音抚摸深圳》,热度颇高,因此荣获了“深圳电台十佳主持人”称号。但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,却选择了另一种人生:离职开办书吧。

人曰:世间有好财者,有好德者,有好名者,有好义者,有好美者,有好丑者,有好成者,有好缺者,有好热闹者,有好清静者……然其他人好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们自己好什么。有机会,我很想与这位“传奇的女子”好好地聊一聊。



夏云(国画) □陈训勇

有人笑谈:“深圳的文化人,不在‘物质生活’,就是在去‘物质生活’的路上!”

家门口的书吧

□鲍十

“物质生活书吧”,位于深圳福田区一条街道的拐角,在一幢居民楼的首层。临街的两面,都有大大的玻璃窗,且擦拭得干干净净。进得门,立刻感觉到扑面而来的静谧气息,甚至让人顿生一种脱俗之感,精神为之一爽。一器器物,桌椅、书架等,也都以朴素为主调。

在不算大的空间里,处处是书。书吧里的书,既有借阅的,也有售卖的。借阅者可以买一杯饮料,咖啡、热茶或其它,选一个自觉合适的座位,稳稳当当地坐下来,可以从早晨到中午或晚上,饿了就在“吧”内买一份简餐饱腹。对附近居民来说,难得的是,它就在街区区内,只要想来,几步路就到了,不用坐地铁,不用坐公交。甚至傍晚出来散步,也可以顺便踱进去坐一会儿,拿起一本书翻一翻。

所以有人说,这是一间开在家门口的书吧,是一间为“你”而开的书吧。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: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,国人真正喜欢读书的人比例太小,热爱读书的人比例就更小,大多数人没有读书的热情,更没有形成很好的读书兴趣和习惯,整天忙于工作和生计,一旦有闲也盯着电视和手机,以至于素养普遍不高,脑袋里装满了杂乱的信息,无法形成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

人云亦云,无主见、无理想,等等。面对这个事实,给人们提供更方便的读书环境,让人们很容易就读到书,会不会是一种可行的途径?

据介绍,“物质生活书吧”于2000年8月28日开始营业,至今已有二十二年的历史。22年来,该有多少人受益?该有多少人由此开始喜欢读书、热爱读书,并通过读书丰富自己、提升自己、成就自己?这22年来,“物质生活书吧”也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运作方式。简单来说,就是集书店、图书馆、酒吧、咖啡吧于一体,将书吧打造成了一个面向街坊四邻,既贴心又舒适,体验式与探索场景式相结合的消费空间。这样的做法,自然也提升了商辅的精神和文化属性。或许可以说,唯有这样做,才会使书吧坚持和发展到了今天。

这些年来,除了日常性经营,书吧还做了若干公益性文化活动,先后请来了著名作家白先勇推介青春版昆曲《牡丹亭》,请来了著名导演许鞍华谈她当年的新作《玉观音》,请来了鬼才导演林奕华详解舞台剧《包法利夫人》,请来了“全国十佳广告摄影师”王琛介绍创作文化,请来了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发表他的“阅世感言”……这些活动,不仅给街

坊邻居们带来了新鲜的文化体验,同时也扩大了书吧的影响力。除了上述活动,他们还有一系列其它富有创意的做法。比如,开创了“周末酒吧剧”,邀请深圳大学表演系的同学过来表演短剧。再比如,在民间DV艺术刚刚兴起之时,书吧就邀约当时的年轻艺术家们策划了一系列展览活动,诸如DV摄影节、DV下午茶等,一时风生水起,难能可贵。

不得不,若干年来,书吧的种种努力,已经成为街坊四邻乃至许多深圳文化人的集体记忆。有人笑谈:“深圳的文化人,不在‘物质生活’,就是在去‘物质生活’的路上!”

“物质生活书吧”的创办者晓女士原籍贵州,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,曾在广播电台工作,并主持过两档节目《心夜航班》和《用声音抚摸深圳》,热度颇高,因此荣获了“深圳电台十佳主持人”称号。但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,却选择了另一种人生:离职开办书吧。

人曰:世间有好财者,有好德者,有好名者,有好义者,有好美者,有好丑者,有好成者,有好缺者,有好热闹者,有好清静者……然其他人好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们自己好什么。有机会,我很想与这位“传奇的女子”好好地聊一聊。

当老师是幸运的。他一个人的奉献,岂止惠及一个班,一所学校?

从“九九表”说起

□刘荒田(美国)

某日,和以宣幽默歌誉海内外的女作家W聊天,她说了一桩亲历的轶事:早年在台湾,她一群朋友聚会,座中有一位是教高能物理的大学教授。W谈起,台湾的小学由于取消背诵“九九乘法口诀”的功课,许多学生遇到乘法算题只能抓头皮。三年级的算术老师上课时,在黑板上写出一个问题:“三乘以七等于多少?”课室内一片安静,因都不会口诀,没人能够马上回答。老师等了好久,连连叹气。终于,一个虎头虎脑的学生站起来,冲口而出:“老师,不理三七二十一,我回答……”W说到这里,稍作停顿。专心研究基本粒子的教授从来没想到,简单不过的九九表也有文章可做,把头伸到W面前,迫不及待地问:“这学生说等于几?”W悠悠地揭开谜底:“他说三乘以七等于六十八。”每一个在场者都笑痛了肚子,除了W。

类似“三七六十八”的笑话,学加法时就有。一个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做功课。第一课是学写一、二、三。他很快晓得怎么写——“一”之后,每个数字依次添一横,自以为已掌握全部数字的写法。后来,老师布置了新作业:写出数字“万”来。到了交作业的日子,大家都完成了,他还忙得不可开交。老师检查,他在白纸上写了无数横杠。老师问他写什么。他这就是写“万”字,差得远哪!才划了一千划。

加法之为用,若人事关系限于浅层,比如电话号码簿、微信朋友圈、电子邮件的地址簿,里面的许多名字,不少是偶遇的,某次社交场合握过手的,因某种利益而暂时结交的,如果还用得上,加上即

可。减法亦然,用不着时便删去。

如果说,加法是物理学,那么乘法是化学。前者指渐变,一次运算仅是简单的增加,后者却是跳跃式突变。但凡深度思考,由此及彼式或多头并进式,其间必有跨越,凭直觉一步到位。在清代,大官胡林翼看到安装了引擎的洋船在江上来去如飞,当场吐血倒地,数日后恨恨而死。置他于绝境的,不光是一幅江上风景,而是洋船背后的逻辑——敌国武器先进,天朝大势已去,从自己、家人到天下臣民,将来无一不遭大难,而他回天无力。触动心事之后,脑中一下子得出灭亡在即的结论。这就是乘法。如此说来,当老师是幸运的。他一个人的奉献,岂止惠及一个班,一所学校?一届届学生把老师的教导传承下去,有如种子撒播,以人的灵魂为田园。反过来,早年被误导的一代人,头脑中的毒素到晚年依然作祟。

诗人陈黎有一首寓意深沉的俳句:“云雾小孩的九九乘法表/山乘山 余下树/山乘树等于/我,山乘我等于虚无”。从山和山相乘,到山和树相乘,再到山和我相乘,最后归于寂灭。教人回魂。我们也可以在背诵九九表数十年后,效仿陈黎做心灵的功课。比如:男乘女等于家庭,女乘男以儿女等于爱,勤乘懒以才能等于小康,机遇乘以奋斗等于成功,成功乘以骄傲等于失败,雨水乘以种子等于绿色,鸟鸣乘以松荫等于隐逸,月光乘以独影等于相思,青苔乘以蛛网等于废墟……

最后须强调,无论什么,乘以陈黎俳句中的“虚无”,得数都是零。这一点,九九表没列入。

生而为人,既要努力工作,也要适当地给自己的生命留白

在沉静中看到时间

□孙仁芳

如果说城市是霓虹高楼,车水马龙的繁华。那么,公园便是其中的留白。

我刚来黄埔时,自恃年轻,为了要在陌生的城市里迅速被认可,虽在公园边居住多年,却连公园的门都未曾进入。每天匆匆地从门口经过,早出晚归,以工作为重,把大小事务操持得心力憔悴,从而忽略健康。亲友劝告,要学会给自己留余,该放手要放手。医生拿着诊断报告说,该休息时要休息,否则,心力更亏。于是,我放慢工作,走进公园。

原来,家楼下的公园美得犹如仙境,樟草葱茏,绿道舒缓,美湖仙气飘飘,令人陶醉。每日,各种颜色的莲依次晨开夜合,安静从容地陪着往来的人们。

在公园遇见邻居韦大爷,他是潮汕人,由于早年偏瘫,脑神经只能支配一侧的肢体感觉和运动,他每抬步一步,手脚配合都非常吃力,走起路来,一瘸一拐。姿态辛苦,但他依然坚持每天行走。有一次,我见他也要走进公园,担心侧门自动关闭会碰到行动缓慢的他,就站在旁边扶着门,想等他先经过。他看见我停留,远远地用手摆了摆,示意我先走,嘴里重复地说着我听不懂的潮汕话,我从他的手势揣测,是让我不用扶门,他可以自己来,他在公园看见坚强的自己。

有一天,恰巧是情人节,朋友圈晒起恩爱的人多了,公园双双对对的也不少。恍然间,连空气都是甜蜜的,双份的。我一如既往地在湖边散步。走着走着,看见一位穿

着华丽的中年女子,化着精致的妆容,披着桃红色的纱巾,她一个人站在湖边,拿着手机孤独地自拍。我从风中走来,远远地看见她的耳环闪烁着耀眼的光,我从她身边走过,她的双眼,未见想象的落寞,她对着手机的镜头,一个人的笑容灿烂而知足,她在公园和美丽的自己相逢。

有时,在休闲椅上,见到一位穿着不合季节的斯文女子。她眯着眼,温和地和旁人解释,平日里,她是个工作狂,操作的机器需要低温保养,她每天在空调房里忙碌着,五月连绵不断的龙涛水让她令她腰酸背痛,所以,她要把自己闷出汗,她需要良好的空气、温和的太阳。她渴望在公园与健康而自己相逢。

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里写道: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,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,并看见自己的影子。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纪残废了双腿,他找不到工作,也找不到去路,对现实充满愤懑和抵触。家附近的地坛公园,成为他唯一可以沉静心灵的地方。他在废弃的地坛古园里感悟到——“死,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,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”正是这废弃的园子,让他在光阴流转中学会坚强,看见自己。甚至后来,史铁生感恩自己的命运。

生而为人,既要努力工作,也要适当地给自己的生命留白。休闲椅上晒太阳的工作狂、坚持行走的惠者、在公园里审视内心的智者、湖边挥洒汗水的跑步达人……他们认真而温柔的生活触动人心。